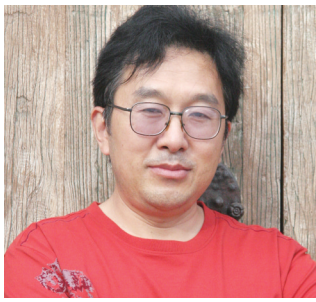


◇ 齐文齐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《捻字为香》《野狐禅》《说画画》《九片之瓦》《北中原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云 磨

游走在北中原夏天的天空，才能感悟到它的存在。

它是骤雨来临乡村大地之前有一种前奏，天空隐隐的躁动与喧哗，像是独语也是倾吐，乡下人想象为两扇云的磨盘，在呼呼作响，磨出来风声雨声。便称作云磨。

云磨是大雨来临前的一篇序言。

石磨，乡下的人们如今已经不用（我十岁时记得改成电磨），云做的磨之所以仍能旋转有声，则是乡下人曼妙想象在无边的延伸。

我17岁考到农行，找到一份小职谋生，八十年代初在北中原黄河边芦岗村小镇营业所当信贷员。单位小，有五间蓝瓦房，一棵老枣树，一方上了桐油倒扣着的小木船。

我问营业所贾主任要船干啥？贾主任说：“等黄河涨水时好装载票据。”

主任对我说，大豆长势好的年景黄河最易“上水”。上班第二年，黄河果然“上水”，水际漫天。营业所外面都是水。这天县城来了检查人员，主任在家没来，检查组长让我去找主任。

八十年代初，黄河边乡村没有安装电话，我淌着水，到十里外黄河滩区一个小村。路上大水茫茫，分不清道路与田野，看到漂浮着高高麦秸垛，上面坐满了逃生的兔子、草狐、老鼠，大难时刻生物们相处无事。我拄着一截树枝探路，经验告诉我从庄稼地中间穿过，下面一般都是昔日的乡村小路，不会陷下去。

黄豆叶色厚如墨，高粱棵子在两

边低垂，像折断的绿翅膀，雨水在上面纵横交错。天气灰暗，虽是白天，尽头小路如一条幽深暗洞。

这时听到远处高粱田里，雨的脚步一阵一阵由远而近，像有一大群无名的野兽在低暗的天空上行走，又像一群急急归家的雨魂。紧接着，密集的雨脚踩着高粱穗，在头顶上走过来，那就是云磨在旋转。我听到沉重喘息的呼吸之声。前后无人。开始惊恐。在我身后如泼来水墨，正响着轰轰隆隆的云磨，一场更大的暗雨欲来……

那就是云磨之声。

我淌了三四个小时的水，来到那座水中飘摇的村庄。

贾主任一派从容，他坐在高高的避水台上，四人一桌，正打麻将。他奇怪地看着我的到来。那一刻，他单等“二条”到来。

一纸红笺

“笺”，仅这字就情意宛然，笺上若再书几行小字，便可真真的刺人了，像上生物课沾了探针轻浅地试探心脏标本。再轻浅，你的心也跟着颤一颤，滑过一丝疼痛。

红笺小字，说尽平生生意。

大晏爱“红笺”，也是轻浅的，衬《清平乐》的词牌恰好。即使载着一生情意，也是淡淡的，一行是怅惘，一行是离情，一分相思，半点愁。景致更淡，斜阳远山绿水，一人倚西楼。都在红笺载着呢。

小晏亦爱，以泪和墨，提笔写下：“红笺为无色。”这是小晏的《思远人》。

同样的相思，小晏的拿捏远不如父亲闲雅从容，他笔底有痛。相思无处寄，便和泪濡墨抒离愁，情到深处已然成痴，竟至红笺无色。笺浑然是因为深情而彩色褪尽，那信笺之上，墨、泪、情，已是浑化难分，让人凄楚欲绝。以泪研墨，以泪和墨作书，以深情致红笺无色，这份巧思至情惟有晏小山。

陈廷焯曾赞：“就‘泪墨’二

字，渲染成词，何等姿态！”

小晏写红笺泪痕的词句颇多，“欲写彩笺书别怨，泪痕早已先书满”的痴怨，“相思处，一纸红笺，无限啼痕”的伤怀，“相思本是无凭语，莫向花笺费泪行”的决绝……诸如此类，最为委折动人的还是“此情深处，红笺为无色”。

写“红笺无色”的还有纳兰。纳兰的痛比小晏更甚——红笺向壁字模糊，忆共灯前呵手为伊书。（纳兰容若《虞美人·秋夕信步》）

记忆如此清晰——那一纸红笺曾经也笔墨清晰，而今却字迹模糊，难以辨认了。回想那夜，夜凉如水，我在桌前执管书写，桌上便是这纸红笺，你的酥手在我的手边，玉腕与红笺相映成趣。而后，你用双手覆在我的手上，执我之手为我呵气暖手。红笺纸，白素手，疏淡的墨，纤细的字，和被灯光映在墙上相拥的身影，便是那夜不灭的记忆。

“忆共灯前呵手为伊书”，整首词，最爱这句。淡淡一句清语，乍一读，心底就汪出了一股暖意，荡漾着

满满的柔情。比之“红袖添香伴读书”更温暖，比之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更为深情款款。呵手，无非相伴时一个小小的细节，竟能留在记忆最深处，不为着呵出的一口气息，而是那一份留在手心隽永的温暖。她的柔荑在我的掌心，呵气成暖。红笺无色又如何？

红笺与薛涛有关。那年，她生了一场名为爱情的病，与那个叫元稹比她小十一岁的诗人，抵死了的缠绵。终于，他走了，只剩了她一个人的相思，住在浣花溪畔，做道姑，种菖蒲。春来花开她便采撷花瓣捣成泥再加清水，掺胶调匀，一遍一遍将花胶均匀涂抹在纸笺上，再一张张压平阴干，这就成了“红笺”。一纸红笺一纸相思，由最初的诗词酬和，到后来的只有去时雁全无来处音。

薛涛在红笺中染下相思谶语，几生几世，唐宋元明清，任谁也逃不掉的魔障。

信笺里还有一种乌丝阑，也称乌丝栏，是一种有墨线格子的纸。一些有情人将盟誓书于乌丝阑上，于是，“乌丝阑”在一些诗词里也指代誓言。

我用乌丝阑来抄小楷，《心经》《汲黯传》，各种诗词，惟怕填相思。

片片萝卜沉在汤底，舀在勺子里，香气扑鼻，白如满月。什么菜都不要，只这样的汤，一碗饭便顺顺当当进了肚子。排骨的味道全被收纳进这萝卜和汤里了。午饭后，踏着泥泞和残雪去上学，田野上北风呼啸，肚子里的那个世界，乾坤安定。

待我成年，成了一个为孩子衣食筹谋的母亲时，一个人在厨房里侍弄一道鲫鱼烧萝卜的菜时，看着锅底突突翻滚的萝卜，忽然感慨不尽。萝卜怕是蔬菜里极具中和精神的一种菜了，它太舍得放下自己，太能低下身姿去成就一道美味佳肴。它打开了自己的小宇宙，一片一片拆砖拆瓦，重新建筑，委身于其他荤的素的菜的檐下，成为另一座建筑的一部分。

《本草纲目》里说萝卜能“大下气，消谷和中，去邪热气”。说得通俗些，就是有消食，化痰定喘，清热顺气等功能。想起早年，自己为萝卜的境遇感到委屈，觉得萝卜应该胸怀郁郁不平之气才是——那么美，却那么卑微。现在看来，它不仅抚平了自己的内在，而且，它还能给有病的人去理一理腹内不平气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和气萝卜

读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句子时，忽然想起萝卜。萝卜，骨子里有贵气，懂风雅，却又这样不言不语地直抵烟火深处。

走进任意一个菜市场，都可以看见菜贩案板上的萝卜堆积如城墙。秋冬时候，再怎样艰难的人家，那热气腾腾的饭碗边都还可见萝卜在安静陪守。我总疑心，萝卜是汉魏甚至先秦时期的公主小姐，她长于金玉诗礼之家，却在频繁的战乱中流落民间，成为市井小民。绛罗当掉，素服上身，就这样与一个普通的男人一起来应对冷暖，繁衍子孙，从此忘记旧日身份。

腊月的农家，腌菜是件盛事。幼时住在瘦长的小河边，冬日暮晚时候，年轻的母亲围着蓝色围裙在砧板上切萝卜，当当当，那声音咯嘣清脆如泉水溅落在岩石上。白生生的萝卜条上水汪汪的，像一弯弯小月牙，从湛蓝的天底生出来。腊月萝卜赛过梨，母亲挑一个最大的白萝卜，切去

外周，单留一块方形的萝卜心塞到我嘴里。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一年四季保安康，母亲说。我嚼一口，又凉又甜，还有一丝隐约的辣味。

一大筐萝卜被母亲切成了一弯弯瘦月亮，薄薄撒上一层盐，翻拌揉压，它们就要成为佐粥的小咸菜。那时，我心里隐隐替萝卜叫屈，总觉得那么白润如玉的萝卜是应该成为娇贵的水果，享受礼遇的，而不是低头委身作了小咸菜。冬日早晨上学，路过一家家门前，看见那些芦席上摊开待晒的萝卜干，白花花的一片，白如瓦霜。到黄昏，看芦席上的萝卜干，已换作昏沉的米黄色，一副垂老模样。心下忍不住怅惘，为萝卜的命运。

因为萝卜，母亲在冬日成了真正的巧妇，她的厨房也因此而庄严隆重起来。萝卜烧肉，油亮亮的酱色，那时弟弟在萝卜里寻肉吃，可是常常寻错。偶尔，母亲会端出一钵排骨萝卜汤，白融融的汤啊，浓稠如奶汁，一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